

■原創



追河的少年(外一篇)

□湘女

儿子又出发了,这回是顺流而下,依然划了一条小船,他要去看看红河究竟能长到多大……

半年后,他回来了,是坐了汽车从河口上来的,兴奋得脸蛋红扑扑的。

他告诉爸,越往下走,河道越宽,水流也平缓,沿岸无数个古老的渡口和码头,很冷清,好多船被遗弃在岸边,船上长出了酸角树和攀枝花。他的小船一直划到了河口,大桥那边,就是越南,他坐了小火车,沿红河一直到越南的海防,看到了北部湾,看到了红河哗哗扑进南海,变成了一片汪洋。

爸就笑,说,天底下的河都要长大,然后都要变成大海!

儿子就纳闷,问爸,天底下有多少河呢?

红河老年轻时也闯荡过不少地方,就告诉他,一条河,有许多岔河,岔河还有更小的岔河,河子河孙那是数也数不清的,比如吧,这地儿除了红河,还有藤条江、李仙江、南盘江,都很长很宽,南盘江还绕到广西、广东,流进东海,人们叫它珠江。再比如吧,云南西北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都是天下闻名的大河,它们又会有多少岔河支流?老话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天下有多少山,天下就会有多少河……

爸的话令这少年两眼闪闪发光,跃跃欲试。

他又一次离开了家。一年后,他风尘仆仆回来了,说去了金沙江,那河越走越长,越走越宽,两岸慢慢就没有山,全是平原,大得没了边……

后来他又去了澜沧江,循着这条河从唐古拉山脉出发,经过了高黎贡山的林莽,穿过了佤山的云海,流过了西双版纳的橄榄坝,然后变成了湄公河,河的一边是老挝,一边是缅甸,前面是泰国的佛塔,是柬埔寨的水灯,是越南南部港湾的槟榔树……

他还去了怒江,那条大江在高黎贡山和碧落雪山之间,峡谷深处是狭长的天,狭长的江,人们挂在溜索上,在江上飞来飞去。

他告诉爸,怒江出了云南就叫萨尔温江,穿过缅甸流进安达曼海……

这个孩子对河的兴趣越来越浓,对河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他告诉爸爸,他要去追看天下所有的河。

这可是一个比天还大的理想,把所有人都震撼了,要知道,红河南岸的河有多少条,云南的河有多少条,中国的河,亚洲的河,整个地球上的河,又该有多少条?

学校老师找来了地图,告诉他说,这些蓝色的线,都是河,云南就有伊洛瓦底江、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元江、珠江六大大水系,大大小小600多条河,都要去追着看,得走到猴年马月了。还有中国的河呢,黄河长江,广州的珠江,湖南的湘江,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新疆的塔里木河,西藏的雅鲁藏布江……还有世界上的河呢,印度的恒河,俄罗斯的顿河、伏尔加河,非洲的尼罗河,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塞纳河,美

国的密西西比河,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大地上的河流比蜘蛛网还密,人得走几辈子才有尽头?

本以为听了老师的话,这孩子会死了追河的心,停下追河的脚步,哪知这一来他更坐不住了,因为他突然觉得人的生命实在是太短太短,地球实在是太大大大,河流实在是太多太多,要想走完天底下那么多河,一个人的时间就显得非常非常紧迫。

红河老大就说,再长的河,也有尽头,既然儿子喜欢,就走去,走到哪算哪,如果他不是年纪大出不了远门,他也会去。

少年就越来越频繁地出发,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一次比一次间隔的时间更长。

每当儿子要出发,红河老大就高兴,就比儿子还兴奋,忙不迭地张罗准备,送走儿子后,就很耐心地在河边等着。

每当儿子回来,红河老大就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邀约寨里的男人们都来喝酒,听儿子讲旅途中那些奇奇怪怪的事,开心地大声说话,大声笑。

人问他,你不担心吗?他还是个孩子,说不定会迷路啊,遇到危险啊,想家啊,生病啊,要是走死了呢……

红河老大就说,他不小了,我这么大时,都要养家了。再说,沿着河去,沿着河来,怎么会迷路呢?再说了,红河泡大的孩子,结实着呢,怎么会生病?死?笑话,我儿子有那么多河要走,怎么能死?记着了,一个人心里装着大事,就不会轻易死。想家?那更是小孩子话,孩子终是要长大,家怎么装得住他呢……

儿子不在家,有人就邀约红河老大到外地打工去,他诧异地说,我为什么要出去?

人就说,人闲下来,会死得很快。

他说,我不闲,我很忙!

他每天要忙三件事:刷漆、喝酒、等儿子。

他不停地给渡船刷漆,从船头到船尾,从船尾到船头,每一根枝干,每一寸船板,都漆得崭新锃亮,照得见人影树影。

不刷漆了,就任渡船在红河上漂着,他坐在船头,一碗酒,一把果子或几颗炒豆,自斟自酌,眼睛,就望过了千山万水……

有雾的日子

由于山太高,云太厚,我居住的小城元阳一年四季就有很多有雾的日子。

那雾是多种多样的,有在梯田间飘荡的薄雾,有在树林里萦绕的晓雾,有冬天凝滞的冷雾,春天多彩的花雾,有下雨时腾起的水雾,深夜里漫开的夜雾,还有从山岭上滚滚而下的雾瀑,从峡谷间喷涌而出的雾泉,从云缝里漫天扯开的雾幔……

与雾的亲近从早晨就开始了。

雾早早就堵在屋外,一打开门窗,它们就迫不及待挤进家来,在地上、桌上、窗台上、天花板上恣意流淌。

走出门外,亦是一片迷蒙,天有亮色,却难辨阴晴,门前台阶下尽是雾,看上去深不可测,一脚踏下,就扑进了一个雾的世界。

那雾几成雨,浓得能抓到悬浮的雾珠。雾雨霏霏,看不见

路,却感觉到路的潮意。越往前走,雾越浓,不多会,头发上便结出一层细小的水珠,满脸全是雾的唇印,衣裤鞋袜,也洇开一层潮潮的雾水。

街上白雾茫茫,房屋街巷隐隐绰绰,有早起的行人,在雾中一团模糊,看不清面貌。

最有趣的是上学的孩子们。小城就一条通街,小学校在街尾,而从街头开始,就不断有孩子出门,浓雾中,小门的哎呀和小孩的呢喃此起彼伏,一个个身影都朝长街汇聚,毛茸茸的,像一只只小兔子,雾的绒毛里,隐约露着一张张喷红的小脸,雾里辨不清谁是谁,只有低低的笑和悄悄的话,小脚板踩在湿漉漉的青石板街上,啪嗒啪嗒,穿街而过……

马儿也起得早,走着走着,雾里传来了细碎的马蹄声,一群黑马白马杂花马,裹着浓雾,像童话里仙女变出来的仙马,轻飘飘地从雾的城堡里拱出来,一见人就站住了,赶马人也是迷蒙的身影,压着嗓子的吆喝声,被雾滤过,像与家人说话一样温和。雾涌过来,人和马,便悄然隐匿,没了踪影。

天亮得极慢,街边有人点了灯,燃了火炉,火烟融进雾里,就有肉汤和豆浆的香气散开来,每一团热气和雾气中,都坐着吃早点的人。

不知不觉身边只有雾了,人在雾中游走,飘飘若入仙境,雾中呈现出正在苏醒的山野,隐隐听到了鸡鸣狗吠,循声望去,便看到海市蜃楼般的山寨,雾霭遮掩的梯田,山上朦胧的树,地上朦胧的草,草间朦胧的花……

近处有小畦的地,点点嫩绿被雾笼罩着,如一张张水印的绿绒画卷,蒙蒙舒展开去,于是那雾便有了颜色,却是淡淡的绿,淡淡的紫,淡淡的红,淡淡的蓝……

天愈亮开,站在雾影袅袅的田埂上,满眼里依然是雾,白净如一汪汪奶液,在梯田、山寨、树林水渠间流动。枝头缠绕的雾絮,叶尖凝结的雾珠,在晚风中变得轻柔柔媚,从树缝间已能看见深长的山峡,葱茏的山林和弯弯的山路。

很突然地雾就散了,天上一片灿烂,被云雾洗过的太阳,红苹果样托在山巅,裹一身云裳霞帔,分外好看。

地上也分外好看。山极清极爽,层次分明,城也极清极爽,每一片瓦每一面墙都润过一样洁净。

阳光下,到处花花绿绿,那是人们晾晒的衣物被褥。小城雾大潮湿,衣物和被褥总是有一层水气,所以,只要雾一散,家家的妈妈们就要把所有的衣物被褥抱出来晾晒,露台上,屋檐下,院子里,到处扯起绳子,支着竹竿,晒得满满当当,就连树干上,花枝上,也是五颜六色,衣服床单旗子样地飘扬。

厚厚的棉絮毛毯就直接摊在草坪上,灌木丛上或搭在树桠上,中午的太阳可以把它们晒得像馒头一样鼓起来。晚上睡觉时,就有一大股太阳味。

吃的东西也要搬出来晒一晒,红的大米,白的面粉,黄的玉米,黑的荞子,各种干果干菜,黑豆红豆,盛在大大小小的簸箕里,五彩缤纷,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在太阳下晒着的还有炭块和柴火。

雾大,家里的地上总是潮乎乎的,为了吸潮,那床下、柜子桌子下都铺了一层炭块。炭块是山里人背来的,烧得很好,一根根还是树的形状,却油黑发亮,敲起来会发出金属般的“当当”声。吸过潮气的炭块也被搬出来晒,晒过的炭块十分耐烧,红红地能燃一天到晚。

柴火也要晒。潮湿的柴火大难燃,晒一晒就容易劈开,烧起来火就很旺,会发出欢快的呼呼声。

这时候最可爱的就是人了。

踏着晨光走去,见到的尽是微笑的脸,因了雾的润泽,雾的洗涤,雾的亲吻,每个人都变得目光清静,神态祥和,轻轻的一声问候,透出浓浓的亲昵,那一整天,满心里都充溢着一片温情,感悟着世间有雾的美丽。

插图:恒兰

■书摘

虫虫

□韩开春

卖盐的

我是在门前小汪塘那儿发现它们的。初夏时节的一个清晨,我带个小玻璃瓶去门前的小汪塘边捉蝌蚪。前一天傍晚天擦黑的时候,我跟妈妈去汪塘边抬水,发现了它们。多可爱的小家伙们啊,圆圆的大脑袋,细长的尾巴,全身上下黑糊糊的,没有一点杂质,就像我们课本上的小逗号!一不小心跌进了水里,立刻就泡大了好几倍。我想把它们带回家去,听说青蛙蟾蜍就是它们变成的,我想看它们怎么变。可妈妈不让我捉,说天快黑了,赶紧抬水回家,并警告我不许一个人来水边,我知道她是我掉进水里,如果凑巧没有发现,那么她可能就没有儿子了。可是小蝌蚪圆圆的脑袋一直在我脑袋里晃来晃去,晃得我一夜没睡好觉,天一亮,我看妈妈扛着把锄头下地了,也跟着溜下床来,拾起个玻璃瓶,直奔小汪塘而去,我把妈妈的警告扔到了脑后。

汪塘前面有片草地,太阳从东边刚刚露出它的半个脑袋,每片草叶上就有了它的半边脸。有几只尖脑袋的青的灰的蚂蚱在沾满露水的草丛里跳来跳去,跟它们一起跳跃舞蹈的还有几只也是青的灰的还拖着尾巴的小指头般的小青蛙,它们起床了,小蝌蚪肯定也醒了。果然,在靠近岸边的地方,有一窝黑色的小可爱在快乐地游来游去。我把手伸进它们中间,轻轻往上一抬,明明好几只都在我手里,等我手掌离开水面却只剩下一只了。等到我好不容易捞上来第6条的时候,再也够不着它们了,这群小蝌蚪大约意识到了危险,四散而去,游向汪塘深处去了。我不甘心,蹲在塘边,我在等,等它们重新回到水边。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它们:光滑如镜的水面上,几只高腿跟脚的褐色小虫子在走来走去。说它们在走其实有些不太恰当,我甚至看不到它们的脚在动,就见它们会在东一会在西了,有点像在水面滑行。起初我以为它们是大蚊子,可仔细观察了一下感觉不是,它们的个头比蚊子要大许多,虽然有蚊子一样细细长长的腿,但是却更挺直,身体也是真的,看上去有点像一节小竹枝,或者一根枯树枝,只是很细很细,也没有蚊子肚子那么大,更重要的是它没有蚊子那样的翅膀。我惊讶于这样的一只小虫子能在水面上行走自如,定定地在水边看了好久,并没有发现它们的脚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没有像蚊子那样宽宽的蹼,而且它们的脚并不是浸在水里,纯粹是站在水面之上。我对它们产生了兴趣,想把它们的其中一只弄上来看看,无奈离我太远,它们仿佛知道我居心不良,只在塘中游弋,我只好把它们回家的心思暂时折叠起来。在塘边定定看了它们好一会儿,拎着我那个装了6只小蝌蚪的玻璃瓶回家了。

发现它们会跳是在后来。那以后的日子,我天天都去水边看它们,看它们在水面上滑来滑去,像个冰坛高手。终于到了水暖得可以下去的那一天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密谋捉它几只上

来,好好看看它到底怎么就有那样的本事,可以这样在水面上行走。当几个脱得赤条条的小子下到水里之后,才发现这种小虫子实在是比想象中还要敏捷得多,瞧之在前,忽焉在后,不要说捉,就连靠近它都很难。经过几次失败之后,我们明白这样空手逮它实在是痴心妄想,得想个办法。好在水塘不大、不深,我们回家后取来盆面,一勺一勺排开,从汪塘的东面下水,把它们往西面赶,西面是一片开阔地,其他几面都是芦苇。等到它们终于无路可走的时候,一起用盆把水往岸上倒,希望用这个办法让它们束手就擒。但我们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就在我们很有把握捉住它们的当儿,它们居然从水面上跃起来,从我们头顶飞过,落在我们身后,好在我们还有收获,终于还是有几只被我们赶到岸上,可还没等我们爬上岸来,它们一连几跳又跃入了水中。有一次,终于被我们捉住一只,才发现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四条腿因为过于纤细,落到我们手中的时候还断了一条。我们终于没有弄明白它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本事。

我们当然不会把它的牙齿扳下来安在头上,我们只会把它的这对大牙剪下来扔掉,不然,被它咬住可不好玩的,那是会连皮带肉撕下一小块的,虽然不至于有太大的伤害,但是它这对利器既然连树皮都能咬动,让小孩子们流点血还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一直在固执地认为,山水牛的那对长长的触角是专为捉它玩的孩子们而生的,这对触角就像用一节节小竹节串起来的,既灵巧活泼,又坚硬非常,我们只需捏住它的这对触角,用力一扯,就可以把它从树上拉下来,而不用担心会把它的触角拉断。拉住它的触角抓它的好处是,它的那对坚硬的牙齿够不着我们的手。

我们把剪掉大门牙的山水牛放在手上爬,顺便也把它那对翅膀下的薄翼剪去,这样它就只好乖乖地成了我们的俘虏,既飞不了又反抗不了,虽然心里会有不甘,但也不会有别的办法,我们只知道这样对它有点胜之不武,但从某些方面考虑,比如安全,也就心安理得了。我喜欢它在手上爬行的感觉,它的步足前端有一对小钩子,用以钩住树皮往上爬,但在手上却一点不扎人,倒是足部后边的那一段,柔柔的,爬在手上痒痒的,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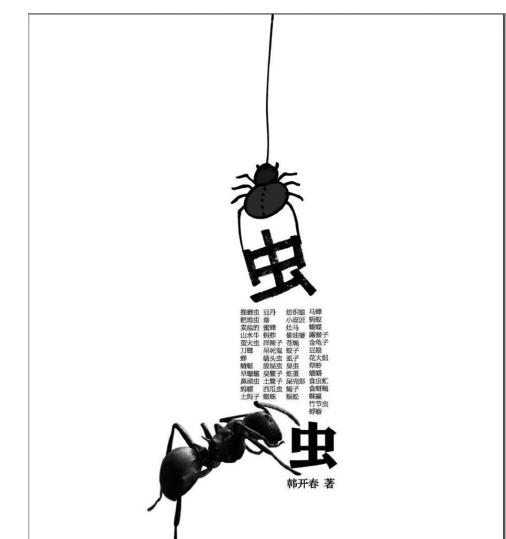
即便到了现在,我还是弄不清那样纤细柔弱的一种小生命怎么就有这样奇怪的一个名字,莫非它们也会做生意?如果它们真卖盐,那么它们把盐卖给谁?它们把盐又藏在哪儿呢?

直到那天看央视的科技之光,意外地发现了我所熟悉的“卖盐的”叫“池龟”,还有个比较形象的名字叫“水马”。

山水牛

我现在知道它有个学名,叫“天牛”,早先只知道它叫“山水牛”。

老家那边没有水牛,只有黄牛,我对于水牛这种动物的最初想象,就是来自这种昆虫。既然它叫“山水牛”,我真正的水牛也跟它差不多。我不是说的个头,我是说的长相,我当然知道真正的水牛不会像它那样有一对翅膀,虽然我那个时候从未见过水牛,但是我知道长了翅膀的牛只会在民间故事中有,现实中是不会存在的。我想真正的水牛该是跟这种小虫子一样有细细长长的牛角的。直到很多年后,我离开那个地方,见到了真正的水牛,才知道那么多年来,我一直误会了水牛,如果说山水牛这种小虫子还有什么



黄石书社

快乐的。

我们知道山水牛的家在哪儿,因此虽然它有翅膀,捉起它来却不是很难,我们知道在外婆家门前汪塘边的荆条上可以找到翅膀上带有圆形白色斑点的黑色山水牛,知道在自家门前的那棵老柳树上有一种比荆条上的稍小一点的纯黑山水牛,更知道家旁的桑树上生长着一种通体灰黄的个头最大的山水牛,这种穿着土黄衣服的山水牛是我们的最爱。我们最不喜欢的是一种紫红颜色的山水牛,要是不小心捉了它,手上就会沾上一股很难闻的气味,即使去汪塘边挖很多烂泥洗手,那种气味还是会让人几天饭都想作呕。

萤火虫

自己提着灯笼到处乱走的虫子,大约只有萤火虫一种了。

烈日炎炎的盛夏,白天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就连那看门的老狗都大张着嘴,伸着长舌头,趴在树阴下呼哧呼哧直喘气。月上柳梢头的辰光,才是乡下人最惬意的时候,你看吧,晚饭过后,全村的老老少少,不要人招呼,就不约而同地涌向了场院、桥头、溪边,这里地势空旷,凉风习习,实在是纳凉的最好去处。

大人们摇着蒲扇,一边啪嗒啪嗒拍打着时时来袭的蚊子,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谈论着庄稼地里的收成,说着陈芝麻烂谷子的陈年往事,有时也讲一些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妖狐鬼怪的故事。这些对孩子们已经没有了什么吸引力,这些故事早就在冬天的夜晚听得耳朵都磨出了老茧,吸引孩子们的是黄瓜架旁、豆角架下那唧唧乱叫的叫蝈蝈,是提着一盏时亮时灭的小灯笼在场院里四处游走的萤火虫。“它们在干什么呢?”孩子们问大人,大人回答:“它们在给舅舅照路呢。老家有

句歇